



情趣 · 情思 · 情怀

■ 宋德福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情趣·情思·情怀

■ 宋德福 著

I267
SDF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趣·情思·情怀/宋德福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201-241-4

I. 情… II. 宋… III. 宋德福-回忆录 IV. 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890 号

情趣·情思·情怀

宋德福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84026161 84026019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110 千字

ISBN 7-80201-241-4/I·008 定价：18.00 元

书屋兵 (代前言)

这本书汇集了三篇文章。我爱书，书不仅是工作、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爱好兴趣的载体、个体特征的表现、情感世界的流露。看书、购书、藏书、写书，事事样样总关情，这就是第一篇文章《书的情趣》。年轻时总想走南闯北，现在是年龄越大越想家。每当思乡，就会想起家乡的人，家乡的水，家乡的树，特别是那从小居住的三间屋。思念这三间屋，在家乡时的故事才历历在目，这就是第二篇文章《屋的情思》。从小离家去从军，长得最高、成长最快、锻炼最大的是在军营。现在，我的那种兵的性格、兵的习惯、兵的语言、兵的意志、兵的精神，都是在军营里养成的，都是在特定环境下铸造的，这就是第三篇文章《兵的情怀》。文章中写到的人物，大多数已有三四十年未见面了，他们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章中不论是写了一段话，还是只写了一句话，都是为了表达我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这本书写作时有两个书名。甲，现在用的“感悟‘三情’”《情趣·情思·情怀》；乙，把三篇文章的第一个字连起来，组成《书屋兵》，这书名妙极，既可作为书房名称，又说明了我的特点：书房里的军

人，书屋里的兵。于是派个用场，用“乙”作为前言的题目。

这本书不是按年龄和时间顺序写的。“情趣”是按内容写的，年龄和时间跨度都很大，有时根据内容集中写，时间则是交叉的。“情思”是从小写到当兵之前，是按故事写的，写对家乡的思念，对儿时的留恋，对亲朋好友的眷恋。其中写到树，又打破了时间跨度，写到前些年组织青年植树，参加机关植树等。“情怀”从一九六五年写到一九七二年，用乐观主义精神写艰苦环境下当兵的人在基层工作的片断，而在空政和总政机关工作的十年少有涉及。

这本书是治疗期间写作的。有时用药后晚上睡不着觉，为了分散注意力，少去想病，就去想写作的中心思想、内容结构、具体写法、大小标题等等，去圆那青年时的梦。待身体好些时，在不劳累的情况下，每天抽空写一二页，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就这样日积月累写作，整理成了这本书。与此同时，还写了一些未汇集到此书中其他文章的初稿，主要是一九七二年调到北京以后，如何用责任、良心、感情对待所从事的工作，所遇到的难题，所接触的人们，如何以此为基础激励自己廉洁自律，服务百姓。

能够平平安安地治疗和顺顺利利地写作，要

感谢京内外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切实关心，感谢军内外有关专家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感谢我曾工作过单位的战友、同事以及新老团干部的在乎和牵挂，感谢家人、亲朋、好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些我拟在“写自治疗康复期间的报告”一文中加以记述。

书稿写好后，金萍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宋扬把看不懂的地方，比如东北话和当年的名词、习惯用语等，问清是什么意思，并作了修改，陆进和孙晔同志辛勤打印初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为本书的出版，陈鹏等同志作出积极努力，给予很大帮助，表示谢意。

目 录

书屋兵(代前言) 1

书的情趣

1. 看书·购书·藏书 3
2. 思考·写作·修养 14

屋的情思

1. 我曾承诺过把家庭历史写出来 47
2. 听长辈讲家 49
3. 叔家、舅家都住在市里 55
4. 还是小时候过年有意思 61
5. 自己报名去上学 65
6. 在我们家有干不完的活儿 68
7. 困难时期勤工俭学 75
8. 家乡酷,酷在树 79
9. 吃不饱也没忘记玩耍 85
10. 戏水·发水·挑水 87
11. 爱好体育文艺和科技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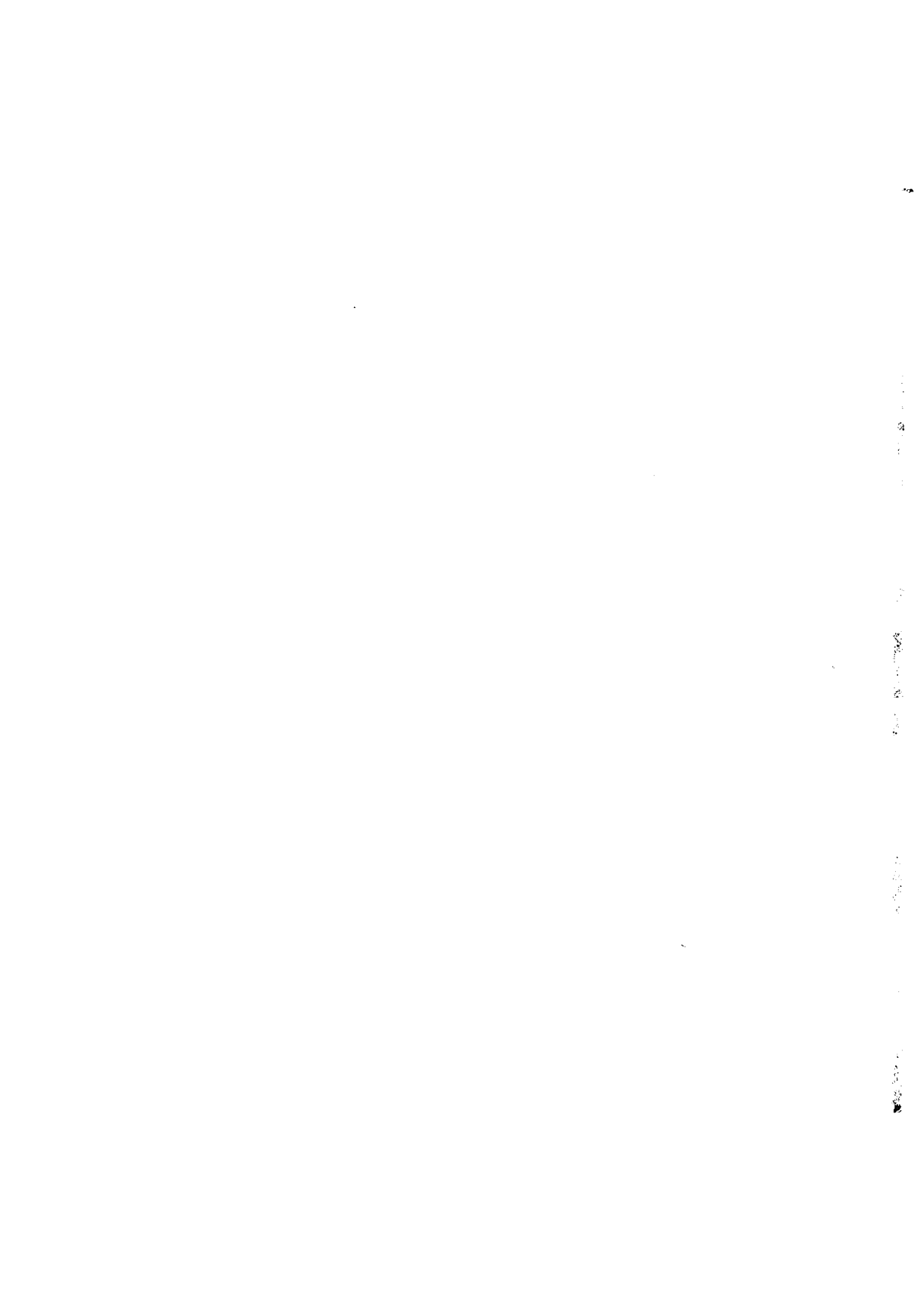
12. 也曾打过工 100
13. 申请入党 103
14. 从爱枪到当兵 108

兵的情怀

1. 伙食办好了能起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116
2. 少了个医生,多了个将军 119
3. 连队生活是另一番景象 121
4. 还留有大比武的劲头 125
5. 我们正是看书的年龄 128
6. 好兵都不愿意在医院里多住 131
7. 执行紧急任务 133
8. 当兵就得学会挨批评 137
9. 保持战士本色 142
10. “一把土”精神 147
11. 警戒显威风,拉练出洋相 150
12. 扎根海岛,其乐陶陶 153
13. 环境锤炼咱当兵的性格 159
14. 海岛的思想政治工作 161
15. 干部战士感情深 165

书的情趣

爱看书，从小到大始终未变，包括十年动乱期间，而且不断提升看书兴趣，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越来越爱看书，已经成为了工作、生活的组成部分。



有些业余爱好是会变化的。比如下棋,小时候爱下五子棋,上学后爱下军棋,参加工作了爱下象棋,在机关还学过一段围棋。但现在都已多年不动了。再比如打球,小时候爱弹玻璃球,踢足球,个子长高了爱打篮球,到机关的工间操时爱托排球和打乒乓球,有时与家人一起打羽毛球。现在年龄大了,条件好了,偶尔学打网球。

业余爱好也不是都变化的。比如爱看书,从小到大始终未变,包括十年动乱期间,而且不断提升看书兴趣,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现在越来越爱看书,已经成为了工作、生活的组成部分。建国以后出版的不同时期的书,我现在都有一些。几经搬迁,也不舍得把书处理掉。搬家公司为我搬家,最累的就是搬沉甸甸的书籍。这些藏书来源说起来话长。

1. 看书·购书·藏书

入伍前看的书大多是借的,主要是小说。古典的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诸葛亮》等,当时对《红楼梦》没有兴趣,听老人说的与习惯说法不同,“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现代的有《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高玉宝》、《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苦斗》、《三家巷》等。每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趴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看,躲在闪亮亮的煤油灯下看。

那时我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晚间照明就靠煤油灯。我们哥几个如果是在灯下玩,爸爸妈妈就会说:“这么大了,点灯熬油的,真不会过日子,早点睡

吧！”如果我们在灯下看书，大人就不管，妈妈有时还会说：“把灯捻挑大点。”

后来，爸爸妈妈和邻居们商量，大家凑钱把电线拉过来，我们家也装了个十瓦电灯。爸爸把电线留得比较长，哪个屋需要，就拉到哪里，很方便使用。从此，我看书经常到深夜。

一次，我看一本书叫《衣角》，大意是写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回家，小孩发现屋里的门后边有双脚，叫喊：“脚，脚。”妇女也看到了，大吃一惊，便灵机一动，掐一把孩子屁股，边骂边说：“哪有一进门就要‘饺子’吃的，走，到你奶奶家去要一点。”出屋后把门反锁上，找来民兵连长，没有搜到人，只发现门后有小孩老爹的一双鞋。民兵们都笑着走了。半夜，从大水缸里钻出一个人，逼着妇女生火把衣服烤干，趁坏人不注意，妇女把湿衣切下一角，放到盛水的瓢里扣过来。后来坏人把妇女和小孩都杀了。但一小块衣角提供了破案线索，抓到了坏人。

我趴在被窝里越看越害怕，越害怕越想看。看完后，睡不着觉了。天快亮时，爸爸怎么也打不开门，就是推不动。我又想起了昨晚看的小说，心想是不是坏人干的。等到太阳出来了，爸爸打开窗户，才发现，昨晚下了一夜雪，大雪堵住了门，堵住了窗户。爸爸拿了一把铁锹，幸亏工具在屋里，边铲雪，边跳出屋去，先朝门口挖出一条通道，把门打开。然后，再挖通往厕所的通道。我们上厕所才够到雪墙的一半，雪墙比爸爸还高。这是我记忆中家乡德惠下的最大一场雪。一想起看书害怕就想起了那场大雪。一

想起大雪,就想起我看的那本书。

上小学时交不起学费,根本没钱买课外书。上中学后,特别是刚参加工作时,有点钱都订刊物了,只能订一两种,曾经订过的有:《人民文学》、《诗刊》、《世界文学》、《长春》、《萌芽》等。偶尔买几本书,多是小册子,或者是几期《电影文学》。

入伍时,带了一网兜书步入绿色军营。

不久到了“文革”的年代,主要是购买政治书籍,也读部队发给的政治书籍,我还想方设法保留了一些其他图书。保留那些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书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封面上写上“供批判用”,谁看见也说不出什么,反而可以堂而皇之地保存下来。我有一本解放军报社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编印的《新闻工作文选》,我非常喜欢翻读。当上级让交有问题的书时,我舍不得交,便在封面写上:“此书有的文章要认真学习,有的要严肃批判,有的则要一分为二:吸取其精华,抛弃其谬误。”几种情况都说清了。至今,这本书还放在我的书柜里,成为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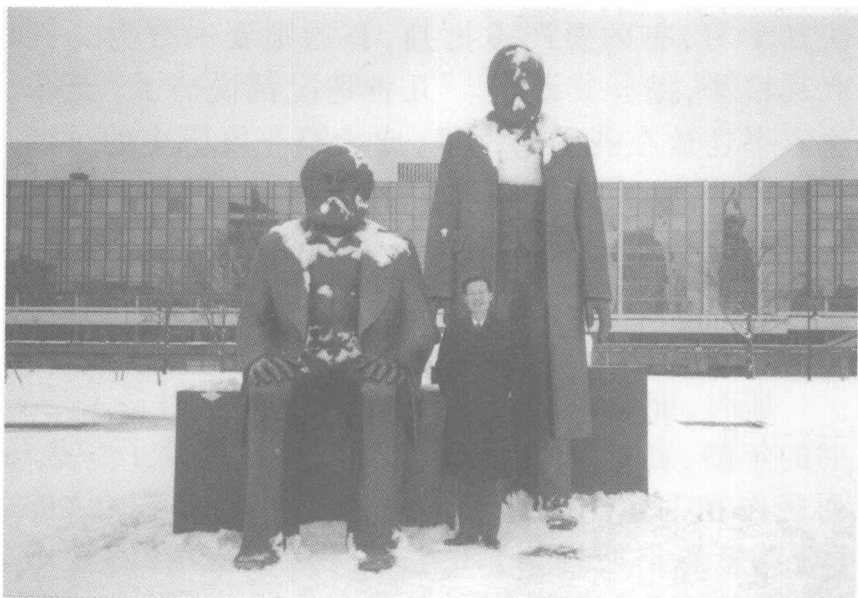
当时,购买政治类书籍容易一些,业务书,尤其是外文的很难买到。我有几名同学在东北人民大学读书,让帮助买化学书,英文、日文的都可以,我多次去大连的外文书店也没能买到。

那时,能让我们看的书太少了,而我们又正是看书的年龄,喜欢读书、藏书。我购买和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那大都是用正课时间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斯大林选集》两卷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还有

《哲学笔记》等，都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看的。这为我后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立世界观、方法论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这些理论著作代替不了其他书籍，政治学习时间也代替不了业余时间。

我被借调到报导组工作时，秘书处、宣传处去销毁书，我帮助搬时，拿了几本藏了起来，其中有一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的团的文件汇编，后来居然做团的工作时用上了，我还请“文革”前的几位老书记在该书上签了名，而且，我有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最全的一套，用业余时间全部看过，并保留至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几本报告文学集，是我写作时的参考书。

一次在一排旧房子里，书被封存了，窗户被钉上



在前民主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前留影。



了，满屋是灰尘，我擦干净一张桌子在那里写稿子，并找了几本书和《人民文学》杂志，这些书和杂志成了我业余时间的新读物。

一次到登沙河场站写稿，住在招待所，我们找来了一本前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白天工作，晚上大家轮流看书，人休息书不休息。为了集中精力看书，我们用伍角一分钱买了一盒上海牡丹牌烟，真够奢侈的。有时，天还没亮就坐起来谈自己的看法，开始声音很小，怕影响别人。但是遇到不同看法，越争论声音越大，直到隔壁来敲门为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再版和新出版的书越来越多了，那时我每年都集中财力买一套大书，比如《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文史资料选辑》（一共三十多本，因为文革前看过几本，便下决心买了一套），若干部中国古今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等。每年一至两套，连续多年如此，虽然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之

间一套,但从当时的家庭收入看,也要节衣缩食下很大决心。记得节假日,我与妻子金萍、儿子宋扬到公园游玩,一次开支大体控制在一元钱以内,除来回车票外就是买冰棍,儿子吃一角二分的雪糕,我吃五分的冰棍,妻子吃三分的冰棍,她说:“糖和奶油太多的不解渴。”妻子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当部长时,各地办书市的多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逛书市。看中的书就砍价,买了《旧新闻》、《黑镜头》两套书。后来,我又看中了一套新书,记得价格是一百八十多元,我们就剩一百五十元,还得留下回家打车的钱。我给七折,店主坚持九折,我们互不让步。我去翻看别的书,等他在书价上让步。这时,我听到一位同志对店主说:他是国家人事部的宋部长,没想到也来这里买书。店主突然说:“七折就七折吧!”我一看被认出来了,很不好意思,赶紧走开,说不买了。互相不认识,砍价才有意思。被人认出来了,再砍价就“掉价”了。

现在,朋友多了,许多又都到了写书出书的年龄;同事多了,有些分管或在新闻出版界当个头目,比如晓光、海飞、京治等同志;部属多了,他们本人、本单位出书,寄给老领导几本,以表对领导的思念,以示个人的进步,比如童一、王军等同志,以及我曾工作过的空政组织部、总政组织部、团中央、人事部、中组部、中编办等部门。现今,如果是自己要买的书,总要挑挑拣拣了。要么是急需的,要么是难以买到的,要么是有些争议的,要么是有保留价值的。

摆书的柜子也随之增加。一九七三年在筒子楼里分到一间房,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便与妻子一起到西单用工业券买了一个书架,挑些好书和常翻阅的书放上。不久,妻子又从单位买了一个铁皮书架,现在已经“降级”用来放些杂物。后来,又用工业券花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两个书柜。只能摆单层书的,有拉门的那种,但是这标志着书柜上了一个档次。但书柜还是不够用,再后来,用了一千多元钱做了四个书柜。再后来,分两次买了十八个书柜,每一个就千元左右。即使这样还有一些书上不了架,仍躲在旧纸箱、破木箱里。

现在究竟我有多少藏书,从来没有数过。只记得社会上称赞万元户的时候,我就有万卷书了。虽然当

